



# 征途如虹

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

A08

海南日报

2020年4月17日 星期五  
值班主任：董纯进  
主编：陈奕霖 美编：陈海冰

圆记者手记 难忘的不朽丰碑

■ 本报记者 李佳飞

赤水港登陆一战，已经过去70年了，然而今天站在海风轻拂的岸滩上，依然仿佛能够听见激战的枪声，看到弥漫的硝烟中军民联合击退敌人的胜利场景。解放海南岛的脚步，从那时起快速迈进。

今天，回望历史，我们要向不怕牺牲的革命先辈致以崇高的敬意。硝烟已经散去，但那段同胞血流成河的历史，应该被每一个国人铭记。于亲历者而言，子弹留下的伤疤是一生的勋章；于我们而言，战争留下的伤痛，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。

历史的丰碑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不要忘记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往事。吾辈当自强，我们应该传承老一辈在战争年代留下的坚毅品质、团结奉献的精神，竭尽所能，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。

殷忧启圣，多难兴邦。回望历史，我们也看到，历经革命年代血与火的洗礼，中华儿女总是能在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夺取最终的胜利。不朽的丰碑，是见证历史的印记，更代表着一种精神，代代传承，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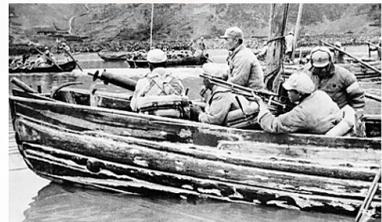


## 70年前的今天

1950年  
4月17日

### 渡海大军摧毁国民党“伯陵防线”

4月17日，第40军主力6个团，在先期渡海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的接应下，在海口以西至高角一线登陆，摧毁了国民党的“伯陵防线”，与接应部队会合。第43军2个团在玉包港、花场一带海岸强行登陆成功，并在桥头墟附近歼灭国民党守军1000余人，与接应部队会合。当天拂晓，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急调机动部队5个半师兵力向福山、黄竹一带增援，企图在此地域与解放军决战。



渡海大军战士奋勇杀敌。(资料图片)

###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

1950年3月11日，解放军第二次夜渡琼州海峡，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——

## 强渡海峡再传捷报

■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潘高

从文昌市昌洒镇一路向东，穿过S206国道就是赤水港，这里人迹罕至，针叶林遍布海岸线，满目葱翠。烟波浩渺的赤水港边，渚清沙白，微风拂波，海潮声中，仿佛能听到来自70年前那场战斗中激烈的枪声，感受到胜利的喜悦。

1950年3月11日，解放军第43军第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夜渡琼州海峡，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成功登陆。之前，第一批偷渡部队第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已在儋州白马井海滩成功登陆，这两次历史性的登陆，把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的“伯陵防线”撕开了一个大口子，成功登陆的野战军联合琼崖纵队，与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展开正面交锋。

从此，赤水港的名字与解放军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当地政府在沙滩边立了一座纪念碑，用以纪念那段登陆战斗历史和在中长眠的烈士。



位于文昌市昌洒镇赤水港边的“先锋营登陆地点纪念碑”。(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)

### 计划推迟 国民党守军加固防线

回望历史，时间退回到1950年3月5日，在雷州半岛西面，解放军第40军执行首批偷渡任务的118师352团加强营八百壮士在灯楼角集合整装待发。与此同时，在雷州半岛东面，第43军第128师准备渡海的战士们也在琼州岛集合登船，等待出发命令。按照计划，他们将分别从东西两面登陆海南岛。

当天下午，第40军118师352团渡海先锋营按计划向海南岛西部的白马井海滩进发。可位于雷州半岛东南部的琼州岛上一片风平浪静，海潮轻轻地卷起浪花。集合在这里的第43军第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战士们显得焦虑不安，出发的小船已准备就绪，可战士们从中午等到晚上，琼州岛连一丝风也没有。

兵团作战室里，司令员邓华一直密切关注着琼州岛的气象情况，他心里清楚，如果在晚上8点以后起航，船队就会在第二天白天暴露在茫茫的大海之上，成为国民党守军的靶子，很可能遭到敌人飞机和军舰的联合攻击。3月5日晚，邓华下达命令：43军128师停止起航，等待起风。

没想到，这一等就是整整5天。这5天里，海南岛传来第40军渡海先锋营成功登陆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的令人振奋的消息，

也传来了对偷渡部队不利的消息：在得知解放军一个营的兵力成功登陆白马井后，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坐立不安，认为“固若金汤”的“伯陵防线”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，他立即调兵遣将，一边追击已经上岛的渡海先锋营，一边全面加强沿海防御，还下了一道封海的命令，禁止琼崖渔民出海捕鱼。

### 夜渡起航 海上飘荡近20个小时

3月10日，琼州岛上终于吹起了东北风，第二次渡海机会来临。当天下午1时许，解放军第43军第128师383团1000余名战士，乘着21条木船，从湛江东南的琼州岛起渡，踏上了早在5天前就该踏上征程。

登陆地点选在海南岛东部的赤水港，这里国民党守备力量相对薄弱，海岸线平坦，有利于快速登陆。不过，这次渡海却并不顺利。“部队在海上遇到了八级大风，下着大雨，战士们在风雨交加的大海上飘荡了近20个小时，每个人都晕船，有的吐苦水，还有人吐血。”时任43军128师383团1营3连连长的李庆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他们的遭遇，“那个浪打得很高，船可以顶到浪尖上，又马上落在浪底下。”

风越刮越大，天上还下起了大雨，远处雷声不断，海面上波涛

汹涌。以当时的风浪，吨吨的客轮都无法出海，而战士们的21条小船就算全部加起来也只有百吨左右。到了半夜，马灯点不着，旗帜看不清，就连号声也听不见，小船之间无法联络，基本上都散开了。3月11日清晨，汹涌了一夜的大海逐渐平静，虽然无法联络其他船只，但战士们依然各自朝预定目标前进。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艰难航行后，终于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先后登陆，并与岸上守敌展开了激战。

### 军民联手 “各显神通”接应渡海部队

在加强营准备渡海的时候，活跃在琼文地区的琼崖纵队独立团收到接应渡海部队登陆的电令。独立团立即向赤水港挺进，并与当地党政组织取得联系。中共文北县委书记叶明华、县长李光邦迅速到沿海地区布置，动员各区民众全力以赴接应渡海部队。

“那天很冷，刮东北风还夹着毛毛细雨。”李光邦的儿子李华影曾在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讲述，为有条不紊做好接应渡海部队的各项具体工作，父亲连夜奔走，文北县落实任务到人，分片包干，“包括通知沿海各区、乡组织党员和群众于10日晚上进入指定地点待命履职，同时准备粮食和各类物资，做好保障供应”。

当地干部群众在接应渡海部队时“各显神通”：有的利用成束的手电筒做“信号灯”与渡海解放军联络；有的把情报放在约定的树洞里，盖上椰子壳让交通员取走；有的混在被迫为国民党军修工事的群众队伍里，随时接应渡海部队；一些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解放军伤员，当国民党军进村搜查、威迫群众交出伤员时，村民临危不惧、守口如瓶，并秘密地把伤员转移到琼崖纵队设在沿海红树林里的医院。

让李光邦印象深刻的，还有一位叫黄邦喜的群众，他是新屋村革命堡垒户。3月10日下半夜，叶明华和文北县政府秘书陈少柳深入到赤水港湾附近，找到黄邦喜传达指示说明情况后，他二话没说就披上蓑衣，手拿牛绳，装着寻牛的样子，迅速来到赤水港海边。11日上午9时许，赤水港响起激烈的枪声，黄邦喜冒着炮火跑到海边接应大军。

在民众的接应和掩护下，3月11日中午，解放军渡海先锋营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堵截，顺利到达指定地点。

赤水港，是当年解放军渡海先锋营登陆海南的第二个点，也是登陆接应最顺利的一个点。为纪念那段难忘的历史和长眠的烈士，2001年5月1日，文昌市昌洒镇委、镇政府在海滩边立起一块“先锋营登陆地点纪念碑”的石碑。(本报文城4月16日电)

### 旧址今朝

## 一块石碑铭刻历史

■ 本报记者 李佳飞

文昌市昌洒镇赤水港海滩边，穿过大片木麻黄海防林，“先锋营登陆地点纪念碑”面朝大海，静静地守候着这片当年被血与火洗礼过的岸滩。赤水港是当年解放军渡海先锋营登陆海南的第二个点，也

是登陆接应最顺利的一个点。“这是铭刻在父亲心中的纪念碑，更是一段长达几十年放不下的心结。”李华影说，他的父亲李光邦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为在赤水港建造一座英雄纪念碑而奔走呼吁，因为他担心再过些年，不少人会忘记那段历史、那次伟大的登陆，还有长眠在那里

的烈士。2001年5月1日，昌洒镇委、镇政府终于在海滩边立起一块“先锋营登陆地点纪念碑”。纪念碑不高，碑顶是一颗红色五角星，碑底为4层石阶。石碑正前方刻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渡海先锋营登陆地点纪念碑”字样。石碑背面

则刻着43军128师383团加强营登陆事迹。转眼，19年过去了，整个纪念碑被茂密的树林遮蔽着，通往石碑所在地的小路，也因为人迹罕至而遍布枯枝和荆棘。但是，那段动人心魄的历史，已经永载史册，为后人所铭记。(本报文城4月16日电)

### 海南解放英烈谱

#### 邢慧学：琼崖巾帼舞红缨

■ 本报记者 李佳飞

邢慧学又名邢冬梅，1904年出生于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。少年时，她曾在家乡帮助父母操劳农活。17岁那年，由父母包办许配嫁人，因对这桩婚姻不满意，邢慧学婚后不久就从夫家出逃，后到当时琼崖文化中心府城求学。

在府城，邢慧学受到新文化、新思想的影响，思想上得到极大的启迪，很快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。

1926年初，邢慧学进入省立第六师范学校(今琼台师范学院，以下简称六师)初中就读，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，经常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活动。

是时，一批中共党员和团员受到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来到琼崖，他们把六师作为重要阵地，在那里宣传共产主义理论，发展团组织，培养骨干力量。从此，六师的广大进步师生如鱼得水，更加活跃起来。这时，邢慧学这位敢于反潮流的女学生，不仅参加了共青团组织，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，她还经常带领青年学生上街宣传演说。3月8日，六师临时团支部成立，邢慧学当选为委员，不久转为中共党员。

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琼崖的影响，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先后派出一批骨干分子到各县去开展工作，邢慧学被派到文昌负责组织妇女运动工作。3月底，中共文昌县党团联合支部成立，邢慧学为该支部成员。

邢慧学与文昌中山女子学校校长吴冠群一起，以女校学生为骨干，在文昌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工作。他们给女学生们讲解妇女解放的理论，让女学生们明白只有参加革命，才是妇女解放的唯一出路，同时又将女学生们组织起来，采用张贴标语、演说、演戏的方式，把革命的理论宣传扩大到文昌的乡村。

1927年，琼崖妇女委员会成立，邢慧学当选为主任。1928年2月，邢慧学又当选为中共琼崖特委候补委员。琼崖妇女运动在她的组织发动下，有了很大的发展。至1928年初，全琼乡级妇女协会有220余个，区级妇女协会30多个，全琼妇女为妇女协会所领导的人有六七万人之多。为此，琼崖妇委的工作得到中共琼崖特委的肯定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相貌出众、能歌善舞的邢慧学，与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曾有一段隽永的爱情故事。那是1927年冬天，邢慧学从文昌来到乐四苏区时，王文明热情接待了这位新女性。1928年1月，互相仰慕的二人结为夫妻。

后因革命进入低潮，邢慧学随丈夫王文明撤到母瑞山，坚持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。在母瑞山，王文明患上肺病，因缺医少药，病情不断恶化。1930年1月17日，王文明在母瑞山病逝。

1932年春，在琼崖“肃反”运动中，邢慧学无辜被错杀。(本报文城4月16日电)